杜詩闡

杜詩闡第十三卷目

杜詩闡卷十三

同學王月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成都詩上元二年寶應元年

草堂卽事

荒村建子月，獨樹老夫家。雪裏江船渡，風前逕竹斜。二句隱承荒村建子月

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二句隱承獨樹老夫家

濁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結還卽事

建子爲仲冬。荒村何以度此。老夫本旅客。宜與獨樹爲依耳。當此荒村建子月。大雪滿江。何處孤舟問渡。朔風

歷歷爲憐瘦竹難支顧此獨樹老夫家似水底寒魚深潛吝淚此灘邊衛將術從圓沙此時催酒可以禁愁無錢不可必得我其奈此嚴冬何○上元二年九月肅宗制去尊號又去上元年號以建子月爲歲首月皆以所建爲數因大赦天下公在成都聞朝廷以建子月朔爲元日受朝賀自傷流落不得躬逢故曰荒村建子月以見荒村之人身違北闕建子改歲荒村所同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交新徒有喜禮厚愧無才 四句見過

賞靜憐雲竹忘歸步月臺何當看花蘂欲發照江梅 四句過後

情事

晚景寄孤村人絕行軍數騎何爲乎來或者故人見訪令乃新知貧賤也新交固可喜然少尹枉車騎到孤村其禮意如此厚者慕才故耳余禮則厚矣愧無才何顧我靜處孤村雖有雲竹而誰賞月臺一片亦肯步此

而忘麗少尹獨見賞且忘歸耶此時臨江壽蕊垂垂欲發然未發也何當少尹一盼照江之蕊蓮爾欲發然則花蕊未發欲發看少尹發之爾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作

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 四句總寫

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媿重肯款柴扉 四句反覆題意期其重過

我方比鄰去此忽二妙來何相左也既往比鄰則缺展待我之幽棲誠爲簡略乃二妙來則特枉駕我之衰白頓覺光輝二妙來簡略去者家貧故也况又野外二妙來光輝生者村中嘉客不易得也何幸惠然雖然貧家誠遠好客誠稀我之論文或不愧於二妙以此卜員外侍御重款柴扉即我論文之與亦不孤矣○公欲與李白論文則曰重與細論文欲與高岑論文則曰論文暫與糧文皆與孟雲卿論文則曰孟子論文更不疑茲欲

與吳范論文則曰論文或不愧想見其讀書破萬卷老典彌篤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鸛巧當幽徑浴鄰雞還過短牆來四句草堂繡衣屢許攜家醞皂蓋能忘折野梅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迴四句攜酒邀高

値此冬日老夫但貪穩臥而況草堂寒甚非暖不開幾忘侍御使君有所期約適見江鸛一羣趁暖巧浴鄰雞幾翼乘暖還來因思繡衣侍御曾許攜醞來何暮也皂蓋使君曾約觀梅肯挈之否繡衣有霜威使君是山簡草堂即習池我將假霜威促山簡成此習池勝會云

王竟攜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

臥病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四句攜酒同過自愧無鮭菜空煩卸馬鞍二句自謙移時勸山簡頭白恐風寒公自注高舜云汝年幾小且不必小於我此句戲之也侍御雖有成約只恐荒郊野徑難辱旌旄耳侍御竟挈使君載酒而赴但我家貧并無鮭菜有愧於庾郎之二十七種所公卸鞍於此殊覺空煩也我借侍御酒以勸使君頗使君老矣然是山簡我移時頻勸誠恐老人畏寒酒能敵之使君何惜痛飲耳

陪李七司馬皁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伐竹爲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水中四句橋成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

合觀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四句歸功於李

橋必累石以言結構伐竹爲之堅密未嘗不同况以免厲揭便往來耳况橋柱來白鶴之樓如開寒詩橋影駁蒼龍之臥定走賊兵此皆司馬功皆老相如西去題成都昇仙橋曰不乘駟馬不復過此我自傷頹老久無此志司馬頼我亦從然耳若司馬本具濟川才如蔡嚴老郎今竹橋成人利涉已見一班此則我知之也我陪司馬合觀橋成於今日伐竹之功想秦皇鞭山之事湯湯江上此也即月成茫茫海波彼也何日到不誠可付笑哉○太康二年大雪南州人見二鶴於橋下曰今寒不減堯崩年也门鶴用此非丁令威事天后時默啜破趙州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青龍臥橋上奮迅而怒乃逝去故曰青龍見水中合觀作合歡悞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

把燭橋成後回舟客坐時二句觀橋成天高雲去盡江迴月來遲二句月夜衰謝扶多病招邀屢有期異方乘此興樂罷不無

悲 四句有述

把燭覘橋者，月未來故也。既觀橋司馬遂回舟而邀客。此時舟中所見，覺雲氣盡而天體爲高，江勢潤而月光未起。天高則江迥，雲去則月來。天高江迥亦橋成後見其然也。雲去月來亦把燭後喜其然也。我舟中有述者，一述爽謝之老有負招邀，一述樂罷之餘難期後會，以呈司馬。司馬能知我情否。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回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成功事出羣。二句李司馬橋了 已傳童子騎青竹，總擬橋東迓使君。二句高自成都回

向者橋未成，役夫紛紛，何紛紛耶。乃子來不日，橋功遂成，司馬之才過人矣。橋憶高使君初適成都，攝尹事時，橋未成也。橋未成則艤舟待橋，既成則策馬迎，非司馬橋了後，童子者安得騎青竹而迓耶。○騎青竹，暗用郭伋事。

病栢

有栢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姿主當風雲會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以上栢盛時豈知千年根中路顔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歳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鴟鴞志意滿養子穿穴內以上栢衰時客從何鄉來佇立久吁怪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四句感歎

此傷君子道衰。栢生崇岡據地高矣狀如車蓋托陰大矣以此奇姿幸逢嘉會神欽物仰似可保終豈知搖結之根難保青葱之色回首崇岡地非不高蔭非不大一旦歳寒無憑柯葉非昨此曷故哉向陟崇岡青青之栢丹鳳呼雛而止今見病栢摧頽哀鳴靡救物傷其類有如此者向陟崇岡童童之蓋鴟鴞孰敢過焉今見病栢摧頽穿穴肆虐無良乘勢以傷善類尤可悲者夫栢本不凋今忽至此誠足怪異彼物所倚栢者天耳栢以

孤芳不見庇於天此理茫茫更何訴執君子忠見疑信見謗亦若是而已

病橘

尋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爲惜哉結實少酸澀如棠梨剖之盡蠹蝨采掇爽其宜紛然不適口豈止存其皮蕭蕭半死葉未忍別故枝玄冬霜雪積況乃迴風吹以上病橘嘗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寇盜尙憑陵當君減膳時汝病是天意我愁罪有司以上借橘感歎將事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支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結借客

此傷横征病民。種橘者使有生意故實乎多既無生意亦少味矣蓋內則蠹蝨爲害外又采掇失宜既不適口皮之空存雖多奚益乃橘雖遭蝨賊其半死之葉尙戀故枝無奈霜雪横侵回風摇落病橘如此彼蓬萊殿

上御食時江南橘柚厥包錫貢由來已久自蠹蟲爲害采掇失宜此物蕭條王食無色雖寇盜充斥君亦憂生橘柚原由於天我心孔悲苴罪有司失於培植致物病國亦病耳夫橘猶荔支往年南海驛使爲貴妃傳送日不暇給山谷之間馬死無算至今耆老言及痛心況病橘不及上供先爲有司蟲蠧是病橘較生荔尤苦也

枯椶

蜀門多椶櫚高者十八九其皮剝削盡雖衆亦易朽徒布如雲葉青青歲寒後交横集斧斤凋喪先蒲柳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 以上悲枯椶 嗟爾江漢人生成亦何有有同枯椶木使我沈歎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 以上悲蜀民 啾啾黃雀啅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乾摧殘沒藜莠 仍提枯椶結

此悲軍需困民 蜀產椶櫚今高者止存數株此數株若安保無恙蓋以椶櫚之生本以其皮今剝削既盡雖

有存者亦易朽也青青之渠豈無萌芽斧斤之施那堪又集嗟爾巴蜀凡再當饑乃誅求孔亟王攫㭊一物不能保其皮盡供軍需耶彼民之不堪有甚於棕者其死者猶比去之皮其生者猶重萌之葉似此誅求猶加勢必同歸於盡同首枯棕黃雀爭吁寒蓬離依形影既乾蔡莠同沒摧殘似此蜀民亦無孑遺矣つ公爲王閬州進論一表其中有云勅天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損之又損劍南諸州困而復振矣枯棕一章即是此意

枯柟

楩柟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摩皇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折萬孔蟲蟻萃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鵠遂不來天雞爲愁思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亦涕淚以上悲枯柟此君子種榆水中

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 四句諷水榆比小人

此借枏自傷 枏樹雖枯將崢嶸自在歷年既深鄉黨莫識誠不知其歲月幾百生意蕭條竟至於此乃其上枝之高原摩蒼天下根之深原蟠厚地惟是雷霆摧折既損巨圖蟲蟻紛來又攻萬孔加之衝風凍雨交相剝蝕故條條然生意頓盡耳在昔時白鶴天雞棲止其上今枯枝猶在二鳥加遺棟梁具存雲霄與齒良工求賞識者徒識夫以摩天蟠地之材壽貧棟梁霄漢之質如此彼榆貴不比枏豈有崢嶸原其始不過植根水中也乃旦夕成長截承露盤裊裊然自謂高而不危豈知小材非大受之器高位有易危之憂雖承露盤亦可畏哉與為水榆無擇

枯枏也

西郊

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 領 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 章

二句承 倚架齊書帙看題檢藥囊無人覺來往疏懶意何

西郊

長 四句承草堂

將從何出蓋自城出碧雞坊也出碧雞坊又何往蓋衛西郊將向草堂也成都有七星橋市橋爲七星之一當其出碧雞坊必過市橋而細玩官橋向草堂歸應循江路當其出碧雞坊至西郊全乎江路而香動野梅既歸草堂者饒有散亂者傍架齊之藥囊有加減者看題檢之我出碧雞坊向草堂獨往獨來何等幽僻此意誰覺惟自知耳大凡發述之意易覺疎嬾之意難覺吾於疎嬾意味偏長所以往來之間竟無人覺云

江詠五首

江詠五章皆托物比況丁香麗春梔子爲一類鸂鶒花鴨爲一類各有所指

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細葉帶浮毛疎花披素豔 四句丁香

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墮蘭麝中休懷粉身念 四句諷辭

盼柔弱弱者當自守。丁香纖幷莘而精實其枝猶嫩柔弱故也。藥欄浮毛花披素豔以植小齋但堪與幽人作簇耳使觀節不堅搖入蘭麝一墜之後隨卽粉身此暗而含亦云晚矣抱弱質者宜自裁哉。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好顏色多漫枝條剩四句麗春

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二句應百草句如何此貴重却怕有人知二句應最勝句

此人以知希爲貴衆芳競媚最勝者誰獨麗春耳以其少爲貴也麗春雖少顏色自佳若爲雖枝條有餘繁不足貴不見桃李之枝到處皆有到處可移夫至可爲人後亦何貴乎之有麗春亦花耳如何若此貴重只是性不因人守其幽僻其所怕者在人知其所全者在人不知矣

梔子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傷和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柯承色有用句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應氣易和

俗人貴遠俗。木亦衆矣梔子不同誠難得者難得何如大凡物以色勝者未必合道道勝者未必有色梔子兼之夫梔子可取不在於色即以色言亦染帛有用梔子可取原在於氣今以氣言則性冷傷和人以其色之有用愛之又以氣之傷和惜之豈知梔子之與不在色之有用正在此氣之傷和哉其實之紅經風霜而後其青之在雨露之餘色之有用如此其如氣之傷和而無情何夫梔子無情自甘冷落人亦不樂與親任移之江波之處但見紅實青柯掩映於水光山色耳然則物之多情者不足取其無情者未可棄傷和何害也

鸂鶒

故使籠寬織須防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任呼號四句戒之

之辭

六翮曾經翦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 四句慰之之辭

意在安於養命 鴻鵠不耐樊籠其籠寬織信有故也亦防其動則有損毛之患耳看雲之與到此休思失水之悲到此且忍所以然者六翮既翦就使開籠而去任其孤飛終不能置身雲霄之上故不如安於寬織雖阻雲霄猶免搏擊則今日留滯亦何足病嗟乎人誰不在籠中但使籠織寬織是即浩蕩之恩矣

花鴨

花鴨無泥滓堦前緩步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 四句花鴨

不覺羣心妬休牽衆眼驚稻粱霑汝在作意莫先鳴 四句戒辭

此即漁父獨清意 物患獨清瞻彼花鴨斷然衆鴨中緩步自如以為無患我則見其羽毛獨立黑白分明耳獨立則入羣不亂羣心為妬花鴨覺之否分明則寬衆自別衆眼為驚花鴨奈何牽之花鴨雖不慕稻粱而霑

汝亦何嘗不在何必介然作意自謂有異羣鴨且鶖然先鳴自謂不與羣鴨同嘿嘿無奇花鴨慎旃○左傳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二句野望所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荅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四句野望所感

西山白雪謂衛列三城之戍此全蜀設備處也南浦清江上只有萬里之橋此草堂流寓處也為念諸弟何在海內兵戈久矣分散自顧一身徒然天涯寥落不過羈棲少壯尚有為也遲暮之年但供多病頂軀皆君父也涓埃之細未荅聖朝此時跨馬出郊極目西山南浦之餘人事蕭條不堪甚矣○自上皇還京復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疲於征調西山三城列戍高適疏論不納公亦嘗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全蜀安危表是年建辰月奴

刺忌梁州。此時西山三城備兵方嚴。公自傷不能為朝
廷陳力。又念全蜀安危。實係京師。乃奴刺未已。吐蕃又
三道分侵。欲取成都為東府。至明年。京師果陷。眼中人
事。所感實多。殺賊有心。報主無力。西山白雪。南浦清江
何限
腸斷。

三絕句

楸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蕊未應飛。二句憐詞不如醉裏風吹
盡。可忍醒時雨打稀。二句怨詞

首傷獨醒。　楸樹之倚釣磯者。其斬新花蕊。卒免飄零
然終不免與其醒時觸目。不如醉裏聽之。蓋最無情者
風吹雨打。極不忘者。所新花蕊也。○末無名氏。鷓鴣天
詞。不如飲待奴先睡。圖得不知郎去時。語意出於公

門外鸕鶿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二句怪辭自今以後知人
意。一日須來一百迴。二句諷辭

次況小人。門外鵝鵜非我族類不來可也乃欲人門
者其情也。久不來者其中必有疑畏忽然一見展轉相
猜欲親未敢即親欲遠不肯終遠其相猜之故在於我
何人意旣得人意漸習漸狎一日之間百次不厭噫嘻
彼鵝鵜者何妨久不來。
亦何厭其一日百回哉。

無數春笋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應春笋句

客至從嗔不出迎應斷人行句

三喻君子。春笋初生。尚未成竹。人跡不斷。摧折隨之
故須柴門密掩。以斷人行。盜我胷中。早有成竹。會須看
其頭番耳。豈無客至。亦嫩逢迎。夫客至不迎。難免於嗔
貴其嗔而迎之。客嗔則狗矣。其如春笋摧殘成竹無望
何。○番音翻。獨孤及有
近日新毛一番新句。
與人

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啼二句興體萬里清江上三年落日低

二句畏人之由

畏人成小築褊性合幽棲門逕從榛草無心待馬蹄 四句畏人

花鳥本無情之物故隨處皆發異方亦啼人則不然處異地而畏人矣觀此清江之上萬里他鄉落日之低三年客況何樂此浣花小築亦畏人成之耳平生褊性動與時違只合幽棲以終暮齒所以三逕榛草絕不一躡上客馬蹄杜門長謝欲如花鳥何可得也

可惜

花飛有底急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 四句自惜

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 四句自遣

花何事而飛偏急我則老而願春遲願春遲而又地與年相左則春雖遲老彌促也計惟酒可寬心詩堪遣興古人能此者莫如陶潛嘗曰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是陶潛能以酒寬心也至於

作詩其達生則賦挽歌其固窮則詠貧士甚而責子命子諸作惻但慈祥詼諧戲謔無所不至是陶潛能以詩道與也所以然者陶潛不屑為彭澤令棄官歸隱放情詩酒以寄傲我不屑為華州司功棄官遠客故逃名詩酒以娛老不知者謂是酒人詩人耳知者謂其有大不得已者托之於此此意惟陶潛解耳借乎我生已晚也○公嘗曰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茲又曰此意陶潛解我生後汝期夫能達道者乃能覽心遺與公於陶潛師法不假自恨生晚不獲追隨於柴桑栗里間前所云未必能達道者誠寓言也

落日

落日在簾鉤溪邊春事幽二句領至末芳菲緣岸圃樵爨倚灘舟啅雀爭枝墜飛蟲滿院遊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

日影忽下近在簾鉤出觀溪邊春事抵暮正幽也芳菲之在圃緣岸側樵爨之處舟倚灘前況啅雀爭枝不覺其墜飛蟲出院有似乎遊春事幽如此道此春事亟須濁醪盞濁醪可以解憂不知何人造汝有解憂之功臣

是○魏武短歌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獨酌

步屧深林晚開尊獨酌遲二句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二句獨酌時所見 薄劣慚眞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四句獨酌感慨

步屧深林不覺何晚開尊獨酌所以遲也林中有蜂絮落孤蜂獨往其形爲仰林中有蟻梨枯蟻乘先其梨成行獨酌時所見如此但我愛此深林者有故昔袁淑以古之無名者爲眞隱似我薄劣能無慚否陶弘景以嶺上白雲只可自怡似我幽棲庶幾近之雖慙眞隱軒冕之志自顧原無雖只自怡與世相忘非同於傲我獨酌時感慨又如此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堦下馬坐人牀不通名姓粗豪甚應誰家郎句指點銀瓶索酒嘗應臨堦下馬句

此馬上郎果誰家子當堦下馬便坐人牀不知爲誰家郎者以不通名姓也下馬坐牀欲何爲者指點銀瓶索酒嘗耳粗豪如此

郎事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韝二句詠飾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二句郎事

此舞者腰帶則百寶裝成臂韝則眞珠綴就舞飾盛矣嫣然一笑如花近眼忽焉舞罷親賜纏頭宜也○唐人宴集酒酣爲人舞當此禮者以綵物爲贈謂之纏頭庸慈元侯鯖録曰酒酣起舞駁奉仙贈以錦纏頭娟妓當筵舞者亦有纏頭明朋此詩爲舞妓作

魏十四侍御就弊廬相別

有客騎驄馬江邊問草堂遠尋留藥價惜別到文場 四句敘其來

入幕旌旗動歸軒錦繡香時應念衰疾書疏及滄浪 四句敘其去

此驄馬御史何爲到江邊問草堂念我臥病留藥價而遠尋草堂我論文到文場而作別耳作別而去入幕旌旗猶見其動歸軒錦繡尚聞其香今日留藥價矣此後猶望念予衰疾今日到文場矣此後應幾毋有遐心侍御倘有意焉○到文場近評謂草堂即文場問即到旣曰問草堂不得又曰到文場引蔡氏作倒文場乃傾倒其詩章之謂似俠公遠祖杜預有文庫武庫文庫名文場文場是公家本色猶王氏靑緗也公遭閧詩將淸疑武以世亂竊文場文場與武畧對舉正是文武二庫宗舉淵源夫豈以文場爲草堂近註又以公無自稱文場之理夫海内文章自命有素公何不可以文場自任

贈別何邕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 四句何邕

綿谷元通漢沱江不向秦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春 四句贈別

當時同患難生死論交者今日都乘時得志眼前流落更無一人獨君在耳君亦失志如燕雀然薄宦不能自振爲綿谷尉也但今日若君由綿谷言歸京師是綿谷之水依然通漢我滯蜀江終違覲闕是沱滑之水不肯向秦秦地有五陵五陵我故鄉五陵之花無復親見但憑君歸傳語故鄉故鄉人情薄矣故鄉人無容傳信故鄉春尚可傳語也○生死論交定主同患難時說但引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似反生死論交地卽指五陵

贈別鄭鍊赴襄陽

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把君詩過日念此別驚神 四句贈鄭鍊

地闊峨眉晚天高峴首春爲于耆舊內試覓姓龐人 四句

赴襄陽

極目風塵戎馬還紛然也無奈柴門吾身已老病何戎馬交馳此日何日如何可過幸有君詩把吟以度耳柴門老病我神已傷那堪更驚言念君別不禁愴然耳君去矣我留此處地濶而峨眉日落我留矣君歸彼處天高而峴首春聯襄陽我故鄉昔有龐公隱居鹿門君歸試訪今日耆舊內尚有斯人否○襄陽有耆舊傳故曰爲于耆舊內

重贈鄭鍊絕句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二句憐蕭宦江山路遠羇離日裘馬誰爲感激人二句傷交情

鄭子何爲而歸罷使臣故也使臣日歸將父將母可憐蕭宦罷官欲獻高堂竟無一物此去由蜀至楚江山迢遞行李蕭條庶幾望之裘馬中人乃裘馬中人雖有而爲鄭子感激者絕無一人也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長史書功曹却歸聊寄此詩

衛青開幕府楊僕將樓船漢節梅花外春城海水邊 四句楊長史

銅梁書遠及珠浦使將旋貧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 四句得書寄詩

長史府帥如衛青乃長史亦楊僕行將將樓船而出征矣廣州屬梅嶺長史持節必在梅花外廣州近南海長史臨城必在海水邊今者功曹適至長史之書附功曹而達蜀地之銅梁功曹將旋故人之詩附功曹而還廣州之珠浦我頻頻寄詩者誠以貧病他鄉思長史而不見煩功曹於萬里外一傳故人之信云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鄉關胡騎遠宇宙蜀城偏忽得炎州信遙從月峽傳 四句得書

雲深驃騎幕夜隔孝廉船却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 四句以詩

作意

判官我鄉關故人今日鄉關遙隔只因安史作亂耳因而我客蜀郡僻處偏隅君宦炎州更爲荒徼何幸今日炎州使來忽接判官之札月峽地阻如自意外而傳判官今爲幕僚是佐霍驃騎也遙望其幕白雲自深判官昔爲六逸中人是卽張孝廉也因想其船夜景猶隔一雙愁眼淚點空懸無限相思但憑寄語是在使者

送段功曹歸廣州

南海春天外功曹幾月程峽雲籠樹小湖月落船明四句歸廣州

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幸君因估客時寄錦官城四句

預期

廣州度海嶺近百蠻則在春天外從途應難計日功曹此去當由三峽遙想樹隱峽中飛雲更小功曹此行復過洞庭遙想船浮湖面落月尤明既歸廣州時交趾有丹砂可鍊藥以延年韶州有白葛可驅炎而却暑功曹

憐我衰老藥裹關心念我南居炎燠最早因估客之便寄此二物使我得延頽齒資清涼餘生皆故人賜矣

奉酬嚴公寄題草亭之作

時嚴公初除西川節度先有詩寄公公酬之也

拾遺曾奏數行書嬾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四句自述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疎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四句期嚴枉駕

我昔居諫垣曾上封事乃性嬾居官者祇因平生志在山林耳當為拾遺時亦嘗奉引天子不過濫騎沙苑之馬非有宦情今日愛水竹而幽棲下築花溪上釣錦江之魚乃真釣也公固謝安登臨之與自然不倦我為阮籍禮法之疎其又焉知惟登臨不倦我知公之旌麾必臨野亭雖曰禮法疎乎吾之野亭定須闢徑以俟公果惠然與否○此作語語郡巖原作嚴曰何須不着鵔鸃冠欲公貶節就仕也公曰拾遺曾奏數行書又曰奉引

遊騎沙苑馬蓋謂我嘗奏書我嘗奉引且無意為天子侍從何有鵜鶘冠為嚴曰鵜賦沙草受風湍懶賦者懶而後賦不懶則不賦也公曰懶性從來水竹居曰懶性懶本性生曰從來又非止風湍之愛也嚴曰漫向江頭把釣竿若以釣竿為公偶然寄興故曰漫向公曰幽棲真釣錦江魚曰真釣川非偶然寄興也嚴曰與發會能馳駿馬必興發后至興不發不至矣公曰謝安不倦登臨敵不倦無須興發也嚴曰莫倚善題鸚鵡賦又曰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論衡做世嚴殆以公放誕而拒諷郝隆曬腹中書葛洪著肘後方其事恭嘗狎其疎於禮法以酒自娛正善藏其用處公以阮籍自迹也公曰阮籍焉知禮法與夫阮籍抑當爽俗衙背武待嚴亦無煩相諷也嚴曰終須直到使君灘公草茅無得何使君灘之有且曰終須亦期之與凡公曰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謂嚴既有意於野亭野亭之上吾直鋤徑待耳與酬為適作同一機鋒

嚴中丞枉駕見過　公自注嚴自東川除西川敕令兩川都節制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二句任篤川合東西瞻使節此句節制兩川地分南北任浮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應兼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五句自述

我與公旌麾出府今日果如所期但我野亭敢辱元戎想公亦爲問柳尋花偶然至此公爲元戎一人而東西兩川敎今都節制使節尊矣我在野亭一身而南北流浪泰蹤無定跡浮萍信矣似此浮萍何異扁舟昔者張翰扁舟聽秋風而去官我應如之不獨此耳似此浮萍應若皂帽而浮游昔者管寧皂帽攜家居遼我非管寧應兼似之所以江天之處雲霧朦冥甘心遯跡雖扁舟皂帽有類少微但似此雲霧江天亦何人道此中有少微星在不謂元戎忽過野亭亦足異矣○按史嚴除川在寶應元年六月是時以被召時爲除職日當以公所註及詩爲據又考川合東西兩句註都未確先是至德二載上皇還京分劍南爲東西兩川各置節度是兩川始分也此詩公自註云嚴自東川除西川敕令兩川都節制是嚴先爲東川節度更除西川權攝東川故是年公

說旱云請管內東西各遣一使正以其分而未合故各遣耳嚴武六月被召還朝西川節度高適代之東川使節虛懸但以西川兼爲留後至廣德二年正月東西兩川始合爲一道以黃門侍郎嚴武爲節度若謂劒南二川兩合於嚴從矣此章川合東西但謂其權知兩川事趙注曾云應爲不謬少微郎處士星古之入林密入山深者只爲怕人道有耳何人道有四字語意有味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 四句爲綱

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回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將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 以上就田翁口中寫出中丞

叫婦開大缾盆中爲我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

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收拾酒酣誇新尹一段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距鄰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末段寫足泥飲

觀於鄉知王道今於田父知嚴尹吏治矣我乘春風問花柳步屧所至何村不然偶值田翁作社邀飲其情事有可述者田翁酒酣時誇張新尹若曰此新尹我小人生平未見者回頭而指大男曰往當隨尹久隸飛騎長畜差役無時少休新尹至放歸營農救我衰朽夫我等差科原應放死特向若舊尹不惜民而久役故輒思走今日新尹以將使民從此以後皆死則已往年救死不贍何暇作社今日醵錢大作亦為新尹放歸之時故拾遺不為我留獨不為新尹留乎田翁之言如此於時叫婦開缾捧盆取酒揚揚意氣殊足感人大抵風化之首觀於人情今田翁一則曰辛苦救衰朽能不遺其親也一則曰皆不樂家走是不後其君也親親長長風化之大非新尹有善政何由致此此時田翁酒酣語雖雜亂誇張新尹始終如一我步屧至此不過乘春風問花柳自

行而尚至再未幾所以重述田翁情恭又客不忍也夫
發村莊發醉言歸田翁索果以賂賂我復役射而難厭
雖無禮太過而野醜足恕自卯至酉迄於月出遷延留
我而與大餅升斗之量田翁尚爽然不屑也泥飲如此
○蜀自上皇還京後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罷於調遣
西山三城又列戍焉蜀民籍為兵者無寧歲矣上元二
年段子璋反將士大掠為害蜀民既苦寇又苦兵為吏
者李若幽崔光遠術術乖方讀公枯椶等詩可傷時苦
單之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亦何有蜀民長番
不已差科不息安得營農醵錢作社嚴武鎮蜀兩川兼
掃蜀民始稍甦息公是年說旱云自中丞下車軍郡之
政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凡百元長者又已芟削矣
合之此詩嚴史治精能蜀民休息大略可見又本傳載
公住浣花里好與田畯野老相狎蕩此詩既曰邀我嘗
春酒再曰拾遺能住否又曰盆中為吾
取欲起時被肘狎蕩之趣大足可想

入奏行

時吐番窺西山三城西川八州刺史合
兵禦之竇侍御以戰守機宜入奏朝廷

贊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炯孫一段清氷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蔗漿歸廚金盌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政用疏通合典則戚聯豪貴耽文儒以上美侍御以見入奏本領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頗麤竇氏檢察應時須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猿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以上入奏之事此行入奏計非小密奉聖旨恩應殊繡衣春當霄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省郎京兆必俯拾以上入奏承恩江花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無爲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以上歸而燕喜

侍御爲客衣日少年致主忠義性生其直節已對所廷況其才品炯無瑕壁即冰壺瀟灑不足踰者當此夏月得此二物煩熱洗君軀寧豈非救時之藥以是施諸政事必能疏通而不膠柱又合與則而不乖方人見其職子鳳雛以爲是戚聯豪貴未必能辦文儒者今政疏通合與則藉非文儒安能若是本此入奏其檢察貫串亦惟足兵食策戰守方今兵革未息民懼湯火煩熱甚矣西南一隅上厪宸慮不寧甚矣彼吐蕃三道入寇實只以文儒用疏通之政檢校戎務應時而施蜀中自川雅以抵南蠻地界吐蕃其糧儲皆仰給劍南彼須運糧自繼橋而壯士喜然后斬木於火井而窮獲吁兵食足矣使恭蓬八州協力進攻松維三城扼要固守凡此戰守譏宜正侍御令日入奏天子若夫侍御以疏通之政應時之策進而陳奏計非小也帝嘉乃功恩應渥也稍衣當晉漢而立果然忠義俱絕代無也緋服向庭闕而趨不媿驪之子鳳之雛也以侍御遷京兆有如拾芥辭長安還成都亮不崇朝或若以年未三十之侍御於浣花五十之老翁有不居就訪者不然酒爲君佐奴爲君稿馬爲君秣請爲君賀滅寇成功云○檢校意重在權觀公上嚴武東西兩川說云須者三城失守非兵之過也

徵不足也等句可証又云八州之人願賈勇復取三城故詩中有八州三城二句滿眼滿酒筒之眼

將歸遣興奉寄嚴公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蜂喧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以上弊廬遣興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跡忝朝廷舊情依節制尊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爲門以上奉寄嚴公

弊廬而外斷橋沉水野竹迷村弊廬而內戲蝶娟娟遊蜂掛趨而況弊廬中人能不把酒有餘情題詩多逸興乎此時深酌細論亟須公耳公於府中應選暇而過我我於江上望詞客之過臨益我是朝廷故人公宜加禮公爲成都地主我所依歸但恐我則期公思長者之轍公嫌我之席門而回避亦奈之何哉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韵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畧動如神政簡

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六句頌美嚴公層城臨媚景絕域望餘春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六句西城晚眺帝念深分閫軍須遠筭緡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闇相親八句頌望之詞

公本汲黯在朝匡君正切乃頻作廉頗之出將外行廉既內無汲黯矣爲汲黯則有直詞爲廉頗則有雄略況吏治文心更有過人者大凡移風不速者政繁冗而不簡也立意不新者詩淆雜而不清矣公政簡詩清又如此於時層城一帶景物媚人絕域萬里春光奪目披能會合看旗尾之卷舒燕雀低飛羨樓頭之馴擾近接巴蜀則地涵江體有包絡之形遠與長安則樹與天下有會歸之勢公勉乎哉帝念之殷深於分閫公當報王也軍須之費遠於筭緡公能恤民矣而況蜀羅川錦貢獻之朝廷者仍未嘗乏乃猶寵至若驚其高義若霍驃騎之辭第然而古人不遠我觀圖覽馬伏波爲庶幾益公今日事業著於兩川猶我祖征南將軍平吳事業著於荊

州時代雖遂與諸蕃闇相親哉○公論巴蜀安危表有劍南自用兵以來稅斂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諸語可知撫蜀者宜輕土物以來遠人史言嚴武在蜀厚賦斂窮奢後軍須等句諷之勉之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答二絕

雨映行宮辱贈詩 點雨中 拈寄 元戎肯赴野人期江天老病雖無力強擬晴天理釣絲 三句寫奉答之意

中丞節鉞適近上皇行宮對雨題詩貽我野老詩則貽矣不識野老之期中丞亦肯赴否但恐非尚書之期未必肯耳肯赴雖江干病夫準擬天晴強理釣絲以待云〇元戎來理釣絲以待公益謂年力雖衰絲綸尚在云

行宮後爲鄭英乂借居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洗無泥 承前強擬晴天句 只須伐竹開荒徑拄杖穿花聽馬嘶 承前肯赴野人句

我擬睛天把釣相待但不知何日果晴晴則雲隨雨散白沙青石間洗拭而待元戎矣我野人更無他事但須伐竹開徑拄杖穿花此日浣花溪上忽聞馬嘶是元戎枉駕時吾且傾耳聽矣○非知已前日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是知已此日只須伐竹開荒徑拄杖穿花聽馬嘶公豈一味杜門者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缾

山缾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父三句送下句謝洗盞開嘗對馬軍公自注軍州謂驅使騎為馬軍

乳酒出青城山上道士不自私下青城貽中丞中丞亦不自私遣馬軍送漁父我惟有對馬軍洗盞開嘗耳大夫有腸不敢虛也○開嘗對馬軍亦見公肺腑洞達坦然對人隱用羊祜飲陸抗酒而不疑意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先日江上值水如海勢蓋觸目水勢浩瀚驚人也次日聊短述短述非述水勢已作詩之指偶因水勢直忽作詩

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與春來花鳥莫深愁四句先寫聊短述意新添水檻供垂釣故着浮槎替入舟二句水勢爲得詩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以作詩結

作詩何必耽佳句作驚人語耶今老矣回首平生自悔其非所以今日詩篇漫興爲多寄言花鳥從此詰郛乎潦無用深刻亦不必爲我深愁也驚人佳句久不復作豈尚有往日才情如江上水勢浩瀚橫流者且此水彼自如海勢吾只添檻供垂釣而已彼自如海勢我只浮槎替入舟而已水如海勢何等驚人添檻浮槎留眼中中已不見所謂如海者何憂之有即作詩之法可知矣今緬想陶謝二公其爲詩不可及處正在不作驚人何今日安得詩手如陶謝二公者令渠述二公之作我與同遊哉〇陶謝詩如採菊東籬池塘春草等句儘自平澹太賞驚人公曰性僻耽佳句正是少年習氣日擊狂瀾不覺自失故題曰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水檻遣心二首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賖二句領至末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近市之居多湫隘去郭則軒楹敞稠密之處妨遠覽無村則眺望賖眺望何如凭檻看江喜其平而少岸臨江窺樹愛其晚而多花況疏雨點江魚涂涂而欲出江風拂燕燕冉冉而能斜檻外之景如此但我所居已去郭矣去郭何有於十萬戶且無村矣無村正不厭此兩三家吾心於此少遣哉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枕席清以上水檻四句遣心不堪祗老病何得尚浮名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

蜀有漏天常常夜雨我凭江檻喜得朝晴常夜雨故葉潤林塘之然加以朝晴故衣乾枕席之氣能清矣心所難遣者以多老病也貪浮名鮮大用也坐此二者此生無甘着而無從驅送也今老病浮名盡付涓涓之酒涓涓之酒雖淺所托之意甚深憑此以送浮生悠然水檻之上此心終得自遣耳○結二語即斷送一生惟有

意。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領起下數句）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劍佩休徘徊（四句慰之欲其莫哀）西得諸侯棹錦水欲向何門趿珠履仲宣樓頭春已深青眼高歌望我子眼中之人吾老矣（五句歎之欲其）

莫哀

王郎酒酣時拔劍而歌氣何壯哉歌則歌矣莫哀可也莫哀者謂有奇才如豫章如鯨魚今抑塞磊落不能自伸耳能拔之使之翻風跋浪何哀之有然則今日若拔劍斫地亦不必也且脫劍佩王郎尚有徘徊之意者得乎鬱鬱蜀士意中不欲棹錦水別欲遊朱門我意西得諸侯似亦足矣彼朱門雖多珠履難躡王郎徘徊未定

者欲向何門耶王郎得諸侯棹錦水是王粲樓頭春色正深此我青服高歌獨望我子我老矣眼中之人惟我思存王郎何必以命才見屈合此他適亦終莫哀可也○歌莫哀王郎之歌高歌乃題中之短歌須分曉

戲贈友二首

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一朝被馬踏唇裂板齒無六句戲贈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胡二句正言

纔建子月又建巳月矣時事無足紀可笑惟有焦校書耳校書自誇多力能騎生駒何爲反被馬踏唇裂齒折也雖則被踏其壯心不休若曰吾欲得生駒騎之東擒史朝義何其壯哉○肅宗於上元二年以十一月爲建子月公有荒村建子月句實應元年建巳月肅宗病劇復以建寅月爲正月建巳月以後月數皆如其舊公復有元年建巳月句中間建丑建寅建辰建卯等月都不著獨於建子建巳紀其兆亂故稱詩史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墨駑駘

漫漿泥何不避雨色六句戲贈勸君休歎恨未必不爲福二句慰之

建巳月之可笑者不獨焦校書又有王司直亦爲馬蹶折臂益因避雨故司直何不少避爲此泥中耶雖則折臂古有并禍曾爲三公禍兮福所倚今日司直未必非福何歎恨之有◎人生得失如塞翁之馬得不必賀失不必弔惟達者弔其可賀故趙氏得左人中人兩城而憂賀其可弔故柳子厚以王參元失火若果蕩焉泯焉爲尤可賀也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四句題而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四句感懷

我向謂寢園薦新有此櫻桃之紅不圖西蜀野人生育籠滿贈者櫻桃也自紅也禮器之洗者不寫其餘皆寫

不欲手澤之遺皆籠爲不可洗滌之物故須寫乃不敢輕寫而細寫不敢驟寫幾回細寫愁其仍破者不以野人賜忽之也此皆籠中櫻有萬顆寫器之餘匀圓一亞豈獨今日憶憶我在諫垣時侍臣沾宴分食尚方退翔出宮擎歸滿器此叨聖天子金盤玉筯之餘也放逐以來金盤玉筯久無消息不謂他鄉流落還得嘗新所由睹物不勝興感耳○寶應元年建巳月上皇肅宗相繼賓天公在成都故時傷心故睹櫻桃愴懷曰金盤玉節無消息行編此詩於廣德二年謂公憶去年十月吐番遍長安代宗奔陝公遠客成都未知消息因野人之贈忽思今日玉食有此時物否謬矣按論廣德年間公在東川與西蜀無涉即是年公傷春五首已自注云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櫻桃爲孟夏之物此時尚未知消息不幾與自注相左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鎌胡與羌（四句時事）豈無蜀兵三千人部領辛苦江山長

安得如鳥有羽翅托身白雲歸故鄉 四句 有感

兩麥成熟正可刈穫婦泣夫走兩麥燕盜矣奴刺横行衝突於梁洋集壁十二州無不腰鐮刈麥者昔年麥非之謂將又見於此處亂加此豈無弱兵可以防禦奈部領辛苦奔走既罷而江山長何我在蜀中處此時勢自歎身非鳥羽乘雲可飛迢迢故鄉安得旋歸避此亂亂也○寶應元年春奴刺寇梁州梁州觀察李勉棄城走以臧希讓代之蜀兵三千嘗赴希讓軍前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得寒字

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 四句 嚴公携酒饌枉駕

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 四句 自述

竹裏何處忽見行廚繹絡乎洗玉盤叅由將軍枉駕載酒尋歡花邊一簇金鞍已到矣公而枉重人謂公求我

之急乃殊不然不過在車騎交歡故人禮數之寬我自識之耳顧我草堂爲地甚僻自外長此百年聊以卒歲況錦江片水五月猶寒在公酒饌之餘看弄漁舟坐移白日在我野亭之內老農何有足罄交歡公眞在重哉○老農何有舊註謂公自言家貧固陋一說中丞膺節制之尊何有於老農亦非公益謂老農何有才能足佐中丞乃蔡交歡加此即豈有文齊驚海內漫勞車馬到江干意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

日臨公館靜畫列地圖雄（二句嚴公廳畫圖）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四句詳寫蜀道地圖）興與煙霞會清尊幸不空（結還宴與同詠意）

廳事畫開江山森列盡在此地圖中矣地圖中據險若劍閣近界星橋北要加松州遠控雪嶺況華夷雖別山勢不分吳蜀雖遙水道源接星橋北莫以近而疏其防雪嶺東莫以遠而弛其守山勢不斷則當慮其闌入水

道相通則當固其封疆地圖如此但我身在公館與人煙霞所幸清尊不空得與公同詠此蜀道畫圖云爾○劍閣爲中原門戶松州當吐蕃要衝蜀水之源皆發夷地山亦聯屬防守最難近者吐蕃寇成都如剌寇梁洋集璧亦孔亟矣岷山導江由荊王揚吳蜀之水原合以之通漕江淮可通梁洋以之用兵長江可通巴蜀此上元二年置南都以扼吳蜀之衝也時吳地廣陵潤州諸郡自劉展亂後元載搜括貲產江淮一帶民皆嘯聚山澤州縣不能制吳蜀水相通公有隱憂焉題日同詠蜀道畫圖蓋欲嚴公覩詩得其意也

大雨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雲鬱陶執熱乃沸鼎纖絺成縕袍以上雨候風雷颯萬里霈澤施蓬蒿敢辭茅屋漏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二江聲怒號流惡邑里清剡茲遠江臯以上大雨荒庭步鸛鶴隱几望波濤沉痾聚藥

餌頓忘所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陰邑靜壠畝勸耕自官曹四鄰出耒耜何必我家操以上雨後情事

冬有積雪則春有小雨西蜀去冬無雪春農宜嗷嗷哉乃天眷忽回夏雲鬱起熱郷𣏌雨將作矣俄而風雷施沛滂降茅屋雖漏黍豆得甦道絕行蹤江無靜响何惡不洗靡遠不靑雨大如此我押鵝鶴於庭前望波濤於几上洗疴滅樂物忘况潤物之功無有不及不毛之地借雨能生雨之爲功大矣夫大雨之後力耕爲急但勸農自上官曹勸於𤱶斯甸從力於耕小人勞力而食人君子勞心而食於人彼操耒耜者自有四鄰耳我曹何與亦共享夫春可已○孔丘斥學稼孟軻闢並耕從來大經濟人不爲一身一家謀公曰四鄰出耒耜何必我家操此等語意與灌園抱甕人自別是年蜀地大旱公有說旱上嚴武

溪漲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明可把水中有行車四句漲前

秋夏忽泛溢豈惟入吾廬蛟龍亦狼狽況是鼈與魚 四句張

前晨已半落歸路跬步疎馬嘶未敢動前有深塡淤青青

屋東麻散亂床上書不知遠山雨夜來復何如 八句張我退復雨

遊都市間晚憩必村墟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居 結寓思歸意

猶憶溪水未漲前浣花橋下石可把車可行也入秋泛溢幾壞我廬困及蛟龍何況魚鼈日來溪漲半落跬步可通然塡淤尚深匹馬難渡是我歸途還阻也隔溪邊茅想見浣花橋處麻生縱橫浣花堂內琴書散亂而況遠山之雨夜來復作我廬此際又當何如我晨遊都市晚向村墟者蓋由久行之客思家不置無奈漲雨連作阻人歸歎何

寄高適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 二句喚動歸意 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

論北闕更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尊六句寄詩之意

庸蜀舊隸楚我身覊此與長安之日月違矣病客之魂何日而招耶幸有子在耳子之詩名非我誰共豈獨詩名耶當今世事舍子誰可與論者今日新君踐祚我輩可以還朝老人星明故園可以聚首夫豈乾坤終違病客終覊也他日相見共倒芳尊有不爛熳之極哉○黄鶴曰是年代宗即位高適官於蜀召還故曰南星落故園按史適召還在廣德二年松維失守後南星即南極老人星公與適皆舊臣宜曰老人星

杜詩闡卷十三終

杜詩闡第十四卷目

同學王日藻郝非氏鑒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自成都往綿州至梓州詩 寶應元年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四句入朝之由　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步，從容靜塞塵。四句溯其前功　南圖回羽翮，北極捧星辰。漏鼓還思晝，宮鶯罷囀春。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六句去後之思　閣道通丹地，江潭隱白

蘋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 六句

奉送 情事

痛哉玄肅二宗相繼賓天鼎湖渺渺瞻望勿及然新君嗣服象闕宸章又一番新矣今日朝義未滅國難方殷公為先帝舊臣中原尚煩整頓而公安反側樹經綸天步張寒摩靖功已見于前則後效可卜也田之莅蜀未久羽翮頓回外任幾時星辰再捧公入朝矣如蜀人去後之思何于時漏鼓寂然誰為傳書宮簇凄絕不忍聯春玉帳之術空留錦城之人愁殺豈獨蜀人即如我者不得與公同趨丹地可堪流落尚隱江瀨然巴蜀難居此生那老長安舊地會須言旋公此去已陟崇班必登台輔他日身臨國難莫惜頂踵我臨岐贈言意盡此矣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得心字 公自注杜使君乃宗人也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臨 四句總起

稍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鳥度層陰檻迥
背幽谷窓虛交茂林燈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以上爲城江樓
擁朝來節天橫醉後參窮途衰謝意苦調短長吟此會共
能幾諸孫賢至今人點宗　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沈以上送別之情
野興優矣況有江樓足延賞心惟是我公歸朝來送使
節惜此登臨落景難久也日暮而遠渚煙浮樓高而披
襟風快渭洎淺瀨彩鷁還依杳杳層雲晚禽未返監喜
其峻背谷則明窓愛其虛交林則晴俄而疎燈幾點烏
栖皆懸明月片輪江天一色送別者綿州城外擁節未
還與寒者鳥道天邊橫參欲落我本依公公去此別眞
爲窮途此詩眞成苦調而況後會難必猶幸使君向在
宗人有托耳由落景至月靜由參橫至河沈天已曉戶
休閉終宵送
別情緒如此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韵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六句重送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二句自嘆

我送嚴公由成都至綿州奉濟驛青山猶在故人將分亦空復多情耳此後酒盃重把不知幾時猶想月下同行已成昨夜公去參兩川列郡謳歌思慕竟不能留公去矣歷仕三朝出將入相誰復能此所難爲情者老夫耳從此江村歸處寂寞殘生誰爲我故人者重過草堂話舊也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公自注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

是年七月徐知道反劍南以兵守要害距巖武不得進公亦不能歸成都將有梓州之役此送李使君之梓州任

籍甚黃丞相能名自潁川近看除刺史還喜得吾賢四句除刺史

五馬何時到雙魚會早傳老思筇竹杖冬要錦衾眠不作臨岐恨惟聽舉最先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以上送遇

寄陳公琰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爲我一潸然 結還白注意

使君除梓州刺史郎潁川黃頒梓州有賢守矣計使君五馬到梓正使君雙魚抵綿但我所望于使君者豈特雙魚然幾射節竹爲我扶老需贈錦衾爲我禦寒計然則臨岐有何恨惟側耳聽君他日課最破畢耳此行也火雲赫赫揮汗爲煩泉水涓涓塵心可醒願臨岐雖無恨而此別有係懷者蓋以梓州屬邑射洪有陳子昂其父昔年爲段簡所辱子昂欲報父仇反爲所害蜀人至今憐之君按部至邑當爲我而一潸然也○節竹與錦東川所出公將入梓托意二物謂使君如杖可倚如衾可庇又似謂梓人得使君扶持庇蔭之如杖如衾始寓意于已欲得此二物如作索詩者拔薤抱兒當戶意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嘆恨傷精魂 四句傷死後 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

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霑臆四句痛生前我在綿州猶憶若戰身死此馬將軍者非他人自言我是伏波之後奈何干戈未定便失壯士將軍精魂竟安往邪將軍何爲苦戰身死忝因去年在賊段子璋作亂綿州將軍得奉命討賊彼時臨江把臂與我作別今日惟有一片孤雲冉冉還在一若凝結不忍飛者誠傷將軍死難耳我看雲之際想像精魂能不涕泗沾襟也已○上元二年四月段子璋反舉兵襲節度使李奐于綿州馬將軍必李奐牙將死難綿州者黃鶴謂即馬巴州非也按公奉別馬巴州詩自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已廣德年間與段子璋反時無涉且奉別詩曰勳業終歸馬伏波茲若戰行又曰自云伏波之子孫語意不應如此乖舛

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二句憶生前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

稀戰場寃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六句傷戰死

往時死難不獨馬將軍去秋征賊未反涪江水涪悄槍走馬者又誰家兒至今白骨沙場不知其處可憐一時部曲自綿州去不見從遂州還也彼時遂州城中將軍之漢節猶在奈遂州城外巴人之救援無聞致使骨埋戰場魂號永夜野營猛士撫事而悲亦何益矣○鮑欽止以此章爲指嗣虢王巨按史段子璋反遂州刺史嗣虢王巨脩屬郡禮迎之被殺既爲遂州刺史不得云部曲有去皆無歸既脩郡禮迎賊不得云遂州城中漢節在鮑說悞

觀打魚歌

時公因徐知道之亂留綿州借打魚漁爲人上者不宜虐民激亂

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鱍鱍色勝銀漁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長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

無聲老蛟怒廻風颯颯吹沙塵以上觀打魚　饔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禿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遁逃魴魚味美知第一既飽歡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鬐咫尺波濤永相失以上譏打魚者

打魚者以魴魚味美漾舟沉網截江橫取魴魚之外即爲常才殊不知魴魚之外又有赤鯉赤鯉之外又有蛟龍彼赤鯉者其出有神彼蛟龍者其怒已甚一旦廻風颯颯吹沙將去夫豈打魚者可得取也打魚事畢因而作鱠嗟稱魴魚纔出漁網便罹饔刀揮霜刀而鱠縷飛登金盤而白雪聚其味之美覺徐州禿尾漢陰槎頭衆不足道魴魚自傷味美致供貪饕豈知味雖美也一飽之後魴魚安在爾惜爲魴魚者素鬐纔割波濤永失彼爲漁人者亦何忍使魴魚有失水之痛哉○赤鯉等何喻爲人上者但知鞭撻愚民其傑黠豪雋者原不受其迫脅有乘此而去如此赤鯉與老蛟潛龍者

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倔強泥沙有時立（以上觀打魚）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鱠還傾杯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鱣鮪隨雲雷干戈兵革鬬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我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以上諷打魚者）

打魚者清晨更集設網提綱勢欲盡取為快或操舟或挺叉萬魚急矣彼打魚者將一網而盡豈知小魚脫漏不可紀極大魚倔強有時直立打魚者亦何益哉我于東津已經縱觀今日再來又復傾酒一若樂此打魚之事者豈知蛟龍已徙窟宅而他走鱣鮪亦隨雲雷而遁逃不獨小魚脫漏大魚倔強也今日兵革未休民生塗

炭何以異此夫破卵則鳳凰不來殺胎則麒麟不至爲人上而貪戾害民有鳥獸散耳我徒念此亦宜慘然何爲罷鑰傾盃屢縱此樂暴殄天物聖人所哀東津主人亦可省矣

越王樓歌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 六句樓

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二句作歌之意

綿州州府何其磊落蓋由高宗顯慶年間越王封此故也府中西北更建高樓夫州府城郭既已磊落照以碧瓦朱甍又加壯焉其樓下則有長江凭樓望之百丈清也其山頭則有落日倚樓眺之半輪明也今日長江自清落日自明越王安在獨此樓舊跡在耳夫舊跡何足憑惟千秋萬歲後其人情或悲或憤或思慕或諷刺所係于人情不同舊跡因之有異即越王可知矣○撫碑峴山墮羊公之淚鼓琴石壁笑桓魋之愚轉見千秋萬

古情七字中多少袞鉞越王
于則天時曾興兵討武后者

海棕行

左綿公館清江濆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四句 海棕自是衆木亂紛紛海棕焉知身出群移栽北辰不可得將有西域胡僧識四句 托感

涪水所經處涪居其右綿居其左左綿傳有公館公館背有海棕海棕止一株落落自興但見其高入雲而已望之者爲龍鱗爲犀甲錯落莫辨若犀甲是蒼稜也若龍鱗是白皮也十抱成圍一何巨哉惜乎雜處衆木負此殊姿彼長安上而北辰正須此木爲棟梁需今衆木紛紛海棕落落誰爲移之北辰上者庶幾胡僧法眼過而識之大才淪落世無知己率此海棕類也夫

姜楚公畫角鷹歌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二句 觀者貪愁掣臂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真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摶空上九天六句觀畫者

姜楚公旋其畫鷹必戴角形像已殊況殺氣森森直衝幽朔其傳神又如此此皆苦心所至故雖畫鷹一若掣臂能飛者彼觀者徒愁其形神絕似掣臂飛去亦曾一瞥畫者苦心否今此鷹真蹟留于左綿有此真蹟真骨反不足貴惟其然不但觀者貪愁直令燕雀驚怕寄語燕雀不須驚怕今日尚未摶空上天耳有日焉摶空上天則摶擊不難豈但驚怕已哉○觀者之人猶梁間燕雀觀者之人愁其掣臂飛將梁間燕雀怕其上九天觀者徒駭其掣臂能飛不察其苦心獨至誠然皮相誠然梁間燕雀之見不說摶空上九天却說亦未自負念高

宗武生日

小子何由見高秋此日生 點生日 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

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以上敘家學
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流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傾以結長生祈之

我因徐知道亂不得歸成都小子宗武何日得見今日
八月高秋正其誕日憶自鄙邑傳言以小子係老夫之
子第一話及與老夫並稱夫小子何知雖詩爲家學自
我祖膳部相傳淵源已遠而人言小子宗武爲知詩者
特術情則然耳我所期者文選是我家學尙須熟精彩
衣不過兒戲且效休覓今日是汝誕期念汝病餘形神
凋瘵排筵羅秩坐斜欹向酣流霞之酒徐徐細傾以
遊此日同長生可也○公贈邢昭詩曰流傳江鮑體又
水閣詩曰續兒誦文選此云熟精文選理誠非泛語瑞
溪集云予奚宗法文選摭其英華芳辯幽採將爲吾語
文則以訓其子恐以世人徒拾其辭未精其理公曰精
其理乎欲棄糟粕取神明耶昭明略無纖集精英意項
受鄉俗道入山遇仙人以流霞飲之輒不
飢公以却病延齡祈宗武故末句云然

悲秋

涼風動萬里 一句秋 羣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爲客情

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 七句悲秋

悲哉秋之爲氣涼風自萬里而動乃成都群盜尚縱橫未靖耶涼風而動萬里家誠遠矣所憑者傳書耳家遠傳書未知何日得達也群盜而尚縱橫我終去家爲客矣我爲客之情當秋來益不能禁耳家遠傳書則不如高鳥之飛意南意北瞬息可到秋來爲客則彌嘆身世之拙一身將老猶復因人雖然離家矣尚有迎家之日去國矣終無歸國之期況從此而往始欲投峽則去京更遠西歸難問悲秋之情爲何加哉

客亭

秋窗猶曙色木落更天風 二句領至末 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

秋窓上還出曉色無奈木落時又遭天風暗色何如日出矣動在衆山外江流矣尚于宿霧中曉色然矣客亭中人何以為情自傷身為棄物幸生聖朝已成老翁那堪多病雖聖朝無一物之可棄乃老病為自棄之幾生惟有苓落飄搖任其蓬轉不猶木落更遭天風哉

客夜

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 四句客夜

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四句

情景 客夜 感懷

睡本易着客睡則難着天亦易明秋天則難明何曾着非無夜也不肯明似有意也此時簾間月影去矣雖高枕上江聲來於何處我客夜如此者自傷計拙途窮耳計拙難謀衣食于友生途窮又以友生為衣食顧我未歸之情竟無人悉惟老妻題書數字曾述與否未可知也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四句九日登城

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四句承望遠說

往年九日，但醉黃花酒耳。今日登城，早成白髮翁矣。曉昔之歡，豈不欲追，而筋力已非；家國之遠，何常不望，而年歲如故，望遠何在。一望弟妹，在悲歌裏耳，存亡不可知矣。一望朝廷，只醉眼中耳，理亂豈能悉知。所以然者，兵戈未息，關塞又阻之；關塞既遥，兵戈又擾之。無窮之意，百端交集云。

九日奉寄嚴大夫

時徐知道據劍閣距嚴武，不得出，公有此詩，遥儗似撰。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四句奉寄

之故小驛香醪嫩重岩細菊斑二句爲巴山遥知簇數馬回首白

雲間結出相憶

九日登臨巴巢愁思兆兵戈載道冒險難前遥想大夫
此時漢節在于斯恐爲賊阻也劍閣既爲兵阻不知巴
山間道從何路可出耶巴山之處亮有小驛當此九日
香醪必嫩定有重岩當此九日細菊初斑公之歸節既
務留于小驛重岩自應駐馬回首念我回首何在遥爾
在白雲深處耳○是時徐知道雖殺劍閣尚未通公在
梓州之後嚴答詩云臥向巴山月落時正答公不眠持
漢節二句並馬望君非一度正答公遥知簇數馬二句

題玄武禪師屋壁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州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錫飛
常近鶴杯渡不驚鷗書畫六句似得廬山意真從惠遠遊隱將禪師結

昔年有顧虎頭名愷以善畫傳但不知此間屋壁滄州
二景自何年畫若畫中石林赤日之間如見其氣畫中

江海青天之下如見其流其石林內有禪師飛錫至者常近鷗也其江海中有禪師浮杯渡者不驚鷗也此畫圖中石林江海有滄州之趣疑卽廬山路此畫圖中飛錫渡杯者得虎頭一筆若眞從惠遠遊畫眞神矣

戲題寄漢中王三首 公自注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中有戲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 四句敘別

忍斷杯中物祇看座右銘 二句斷酒 不能隨皂蓋自醉逐浮萍 二句戲意 王非他人自西漢之親王子我爲嚴光爲成都之老客星此老客星百年忽忽功業不建所餘者止雙蓬鬢耳此親王子我與作別至于今五度秋螢矣王非不善飲者何爲今日忍斷杯中之物但看從座右之銘王既斷酒何以追隨此老客星者亦自醉以逐浮萍而已王使我自醉以逐浮萍王何以爲情哉○時王爲蓬州刺史起句見不宜照

策杖時能出王門與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醉相留四句詩斷酒是戲

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酩酊淨掃雁池頭四句

吾雖老猶能策杖從王而飲但王已斷酒繆生之醴未必爲吾設則已與昔遊耳王與昔遊明知吾王因酒病而嗟不起則我雖能出亦誰許吾醉而一相留但王雖斷酒乃蜀酒之濃原無敵也甚可飲也旣斷酒必除葷然江魚之美自可求也甚堪佐酒也吾終期酩酊思爲王淨掃雁池如梁孝王不說遊于兎園命賓客以解不悅之意則王病起酒可不斷矣○不起者謂王病酒不起本枚乘七發七發凡用起字于首曰太子能強起聽之乎于味曰太子能強起嘗之乎于馬曰太子能強起乘之乎太子連曰子病未能嗟不起正用此以楚太子比漢中王以枚乘自况博議引溯源不起亦是但三章中公只諷王斷酒並無自述潦倒之意

群盜歸無路衰顏會遠方二句王在梓州尚憐詩警策猶憶酒顛

任督衛爾尊重徐陳諸張以空餘枚叟在應念早升堂 六句

憶昔

我在梓以知道路亂欲歸成都無路耳不圖王亦來梓忽相晤語往日我詩警策王向許之否往日我酒顛狂王尚憶之否王于本支是督衛不比他藩客于王門為徐陳在者已少今日但有我為伎乘耳往日登堂論交為時投呈王亦應念何忍斷酒使我老而寂寞哉○觀公辞為馬涉詩而也諸侯老賓客能酒酣歌拆金戟騎馬忽憶少年時放蕩逃落崖唐石其少年遊王門酒態顛狂大略可見謝惠連雪賦片狀于不悅遊于兔園乃置旨酒延枚叟應念不是空念應念昔日置酒延叟不似今日斷酒也

歎月呈漢中王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歸舟應獨行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 六句歎月 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 結出呈王

露清夜深月出諸城月可悦也我爲浮客當此月下危
牛難安于之歸舟當此月下獨行無耦太歸舟雖獨行
乃月到劉南奕詞當與浮客當危坐以月明烏鵲無依
可依露宿謝南咲琴至諸淮工有缺暈之術王部
垒王不諳能爲否一試此術否○淮南王畫蘆灰月暈
缺風吹暈生月光已失淮王之術安在使月暈不解王
月不定羽宗詔收銜馬至遭貶斥一片丹心照臨不及
如月被掩不能終物爲力士傳亦云李輔國竊弄威權
拂其意者不死則流一邪王孫是也輔國宦豎擅權蔽
王使覩王貶斥是風吹暈生之象淮王之術能解所蔽
漢王之誠難格王心故聊爲解嘲
詩曰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

相從行贈嚴二别駕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瑟浣花草堂亦
何有四句叙入梓 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把臂開

尊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粟紫衣將炙
緋衣走銅盤燒燭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以上叙相從宴飲賁
將始扣主人門誰謂俄頃膠在漆萬事盡付形骸外百年
未見歡娛畢神傾意豁眞佳士久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
坤又可愁一軀交態同悠悠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
古人求以上叙相從交誼

我入東川同首成都家在其處乃亂罷後置草堂不頋
者以東川有從事可依從事豪俊又豪俊之大者一見
把臂能飲我酒也酒酣舞劍聲吼蛟龍帽上拂塵紋生
螺粟于時行酒者有紫衣有緋衣將者將走者走燒燭
吐光飲酣矣夜淡促膝情密矣犬黃昏扣門不以爲猝
爲辭每有良朋不可多得茲于俄頃間如膠在漆使人
爲事一旦都捐一若百年歡娛從此可畢者是必神能
傾意能豁爲眞佳士故能使我客憂減宿疾瘳今日乾

坤內命爲一軀無問變態悠悠者何可勝數乃垂老遇子眞當于古人中求之也已

嚴氏溪放歌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劍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漁樵以上泛說況我飄轉無定所終日慼慼忍羈旅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煮以上嚴氏溪

天下兵馬到處未銷我生漂漂難免溝壑天下如此故客劍南乃劍南不可居者又然夫劍南爲邊頭不可居者節鎮驕恣無禮也夫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若屬要人不過酒肉夫富貴驕人賢者納履酒肉何

物故以驕人今人如此此因思古人又嘆古人不可復作徒令志士甘漁樵而不返也我今流落無依棲皇輾轉幸于秋夜宿此霜溪素月既高與子長話自嘆東遊梓州西還未能此此身合于更將何許子霜溪之上幸有松根松根之底必有茯苓此物延年遲暮可服今日此來將與子斸苓同煮駐此頹齡又何慕乎邊頭公卿肥肉大酒哉○曰志士非邊頭公卿之比曰松根茯苓非肥肉大酒之比曰遲暮有意來同者非酒肉徒相要者之比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此喻賢人不能遇于鳳凰從東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此喻賢人不能得祿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此四句發明上二段

悲賢人○赤驥有萬里之姿今抑首悲鳴垂淚至地者馭非其人耳鳳凰東來本羽儀天下今高飛而去良以

竹花無實且忍朝飢耳觀赤驄可知君臣矣古來君臣契合亦由英雄之主能取長才可郎赤驥之理以相推也觀鳳凰可知賢人矣賢人擇主不得自有定分從容貪戀升斗致昧進退若使定分不守不有愧于鳳凰哉

市人日中集于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此言貿利無益

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此言務本有益

舜耕十六相身尊道何高承務本意泰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承貿利意

貿貨列于市人其門中為市雖末必爭不渥理財者如其所得之利如膏得烈火煎熬立盡耳豈若農人所望歲稔所除蓬蒿蔽為農本比之市人謂邪贏優而足特其徒務耳況有國家者所用得人則本計不失如舜所樂者十六相以六府三事委之而已不勞身何尊道何高也所用失人則言利說與如泰所用者一商鞅耳商鞅興利不遺餘力法愈密民愈偷究亦何利之有今日如商鞅者誠無人尚法秦鑒泰哉〇寶應間元載

代劉晏尊判財利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者計其大數籍其所有謂之白著故曰商歎註家謂指劉晏第五琦非也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四句開創

須賢佐 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勳濟時亦良哉

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八句中興

須賢佐

諷諸將。漢朝中興阿排光武蓋其天下失而復得也迴其祚永創自高帝高帝雖聖一時佐命蕭何曹參與有功焉開創且然何況中興古來經綸中興者必有長才以佐之所如光武若寇恂若鄧禹皆濟時良佐若耿弇若賈復亦羽翼宗臣有此諸將所以漢家休運復有四百年即二十八將丹青炳然亦得列于雲臺比擬高祖時開創諸臣今何如也○此詩傷時亦指僕固懷恩非也代宗中興諸將惟郭子儀始終不愧李光弼晚節可

說求與諸人更不足道以視高祖時創業諸將如李世勣尉遲敬德之流圖畫凌烟閣者奚翅霄壤故有感而作

光祿坂行　時必自梓歸　成都張家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樹枝有鳥亂鳴時暝邑無人獨歸客馬蹄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六句光祿坂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擁隔二句感慨

梓州銅山縣有光祿坂我循坂而行荒荒白日已下絕壁西望成都一片夕陽耳伴我行者不過枝頭鳥啼天邊驚邑邑況山行之際馬蹄墜谷草疑伏莽乎往時開元年間行人萬里不持寸兵今日道梗至此回首開元真隔世也〇公憶昔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此日安得更似開元中盛莫之感嘆矣

客舊館

此題或編未赴閬以前或編移居公安時今疑是公往還梓州成都時來時有客亭詩去時宜有舊館詩

陳跡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棗赤依舊竹林青風幔何時卷寒砧昨夜聲 六句 舊館 無由出江漢愁緒日冥冥 二句 客感

天地間來往皆陳跡每隨人事日遷也即此客館初秋別時梨棗未赤忽焉已赤初秋別時竹林正青依舊仍青館中有幔昔所設者不知是何時而卷館外有砧今所聞者猶然如昨夜所聞一往一來無非他鄉欲歸故園必出江漢惜乎無由而出愁緒冥冥將與日俱長也

已○卷是着力字須用聽字對且不出討公決是昨夜聽聲字必係傳寫之悞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回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 六句 去成

郡還梓州不辭萬里長爲客懷抱何由得好開二句感懷

秋盡矣從此東行何日得還耶此茅齋亦聊寄少城閒耳茅齋有菊今日雖逢空老陶潛之菊兒無白衣送酒之人矣草堂臨江往非江上從逢袁紹之杯雖挽劍閣將留之轍矣既已攜家東行回首雪嶺西日已落覺獨看而復絕擬日劍門北人未來豈猶賦而難過夫世難未戈哀鄉不作萬里爲客何辭之有但此生衰抱祈乎豈??何日得開況當秋盡又東行也○公在草堂既仲夏嚴公赴召自成都餞送此時竹裹行廚花邊立馬與不戈河劉避君之飲嘆今不可復得爲此追憶說日江上徒逢袁紹杯升庵引袁紹要鄭玄大會賓客一事公自況爲儒遭世難不見

遊玥洪遊泉詩寶應元年

野悵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嶲蟠三蜀水

散巴渝下五谿 四句 野望 獨鶴不知何事舞飢烏似欲向人啼

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為携 四句野望所感

射洪行金華山有涪水山北水西適當仲冬風日宜凄凄也此分華山北聯越巂其勢遠蟠于三蜀此涪水西散巴蜀其支下及于五谿野望遼濶如此最難為情者獨鶴飢烏當此凄凄風日不知何事而舞似欲向人而啼我作客他濟猶之獨鶴我旅食無計即是飢烏此時非無射洪美酒可慰凄凄之客但極目傷神誰為我携一雖比獨鶴飢烏之愁也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

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 四句金華

山觀繫掛接絕壁杖策窮縈廻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開 四句

到觀雪嶺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 四句

山藏陳公讀書堂石柱灰青苔悲風爲我起激烈傷雄材之璞 四句拾遺故跡

浙山衆矣最高者莫如金華故于衆山內尋龍蒐其紫也山色紫則天光青若蔚藍然以蔚藍天下臨龍蒐峯而拼藔在其中有廻抱之象登覘在山中也于時繫舟山下策杖山上層巒叠嶂川谷皆開惟是所偵寂冬雪嶺落日冷而無光霜鴻苦寒聲復哀絕少爲入覲但見玉女號而悲吞仙人來于蔆裹陳公安在所遺讀書舊堂阼欹苔没但有悲風激冽耳豈非陳公雄才不幸遇害故悲風亦爲感傷云○蔚藍謂茂鬱之藍天之青色

陳拾遺故宅

拾遺平昔居大屋向修椽悠揚荒山日慘澹故園烟 四句故宅

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 匠不比肩公生

楊馬後名與日月懸 六句傷拾遺 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

昭起玉價郭霞起通泉（對照位下等句）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鈎連

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對照日月懸等句）終古立忠義感遇有

遺編（說合聖賢等句）

陳公辭世未久其故宅尚有修椽無奈日色慘澹寒烟慘淡也陳公生前不遇死後含冤可想見元當年以陳公才官正字終拾遺位不顯矣然不足傷古今所重者聖賢而況其才又足繼騷雅豈無哲匠不敢比肩故能繼子雲相如名懸日月若論高位何必陳公才也當年同時英俊多登台輔如趙彥昭郭元振一則逢善價官侍郎一則起通泉封代國似與陳公之才高位下者異今兩人于陳公故宅素壁之上皆有翰墨然堂在則翰墨在堂亡則翰墨亡安能共垂千年如陳公之比楊馬懸日月當年陳公本于忠義發爲文章其感遇諸詩皆慨嘆武后革命事旨寓神仙心依忠室此其忠貞與日月爭光信乎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也

謁文公上方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疏窈窕
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臥遂得文公廬俯視萬家
邑煙塵對堦除上方 以上 我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
金禪龕只晏如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 四句 文公甫也南北
人無聞少去觸久過詩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與螻蟻同
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
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倘吹噓 以上是謂文公之意

野寺在喬木中山僧不一或高或下而居有何足異所
異者石門日色絳氣扶疏耳而況石門之內風磴何濶
風發之傷發蘿甚盛莫猛如虎臥而馴伏因業文公道
力過出山僧文公精廬亦不在山僧高下之數而出焉
家上册塵表也文公帥志公說法之餘能使天為雨花
今文公在雨花外不下山者已十餘年長者自來亦余

文公皆不動念良由性地圓明一塵不染如珠脫翳似月當空耳若甫南北奔走心境荒蕪詩酒交馳簪纓黍離今日方悟王侯螻蟻同一丘壠恒河沙數都作是觀我來處謁更無他意願聞妙義洞心大乘庶幾壯者皆衣爲參三昧耳惟是眼膜既久不能見性誠得金篦一刮即價重硨磲當我苦茂彼一切妙法本來無生生且照也何有于光是在我師汲引特將此理吹噓下愚我所謂有意否〇答理即無生之理即心地初之第一義即臨時對之大珠即當空虛之日月而天花亂墜猛虎皆是物也

奉贈射洪李四丈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四句無意）

（旅）南京亂初定所向邑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四句）

（起遊 遊）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

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老志士懷感傷心胸已傾倒（以表贈意）

我闡愛其人若愛其屋上之烏今在射洪見愛于四丈是四丈能愛其人愛其人須推愛人之愛以及屋上之烏即我妻孥有賴矣蓋由人生相與在于意氣意氣銷然傾蓋如故今日成都亂後氣象蕭條雖有草堂久付秋草討惟東征乘桴浮海但此行萬里資斧止須十金而妻孥靡托爲是耿耿自傷風塵蹭蹬同于老馬所望志士傾倒心胸得邀覆庇則屋上之烏有托而東征得果四丈志士亮爲我感傷推烏愛哉○時公欲下渝州托妻子于李四丈觀起處人好烏亦好句及中間妻孥未相保句非無謂也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及征途乃晨星得使諸病入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六句早發之故 俶裝逐徒侶達曙凌險澁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縶六句早發汀洲稍疏散風景開快悒二句南縣途中 客慰所尚懷終非曩遊集

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滋然阮籍途便灑楊朱泣以上昇啓

所感

我年老出門筋力甚憊況戴星而行易致寒疾何不囘窮家居也身爲鄙人既寡道氣因而在困不能獨立不得已遠適療貧耳從裝戒途犂明變險但見窮日山霧淸江轉峽路難如此僕馬不前少焉已是射洪縣而途中江洲在前風景疎散吾心悒怏忽焉而悶但旅懷差慰終非獲遊衰顏雖破勝景難再窮途之哭仍爲咕哭岐路之悲究竟揚子亦何日得見行役哉○世之處不囘窮者未有不自命爲有道氣能獨立及其失足一蹶無振此時道氣安在獨立安在公曰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於既已飢寒向人妻孥失所縱使有道氣能獨立到此亦不能自解昔者仲尼厄于陳蔡召弟子問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爲至此弟子曰意者夫子未智未仁也所此觀之古來聖賢遭此困窮亦有不能自信之一日況如阮籍窮途楊朱岐路當此時猶旋言曰我有道氣我能獨立多見其不知進退也公曰寡道氣知其有道氣公曰無獨立知其能獨立與強顏者

自巽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谿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溫蚊蚋集人遠鳧鴨亂登頓生層陰欹傾山高岸驛樓衰柳側以上通泉驛縣郭輕烟畔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以上南去十五里山水傷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飄蓬所歷有嗟嘆四句感懷

向晚而谿行濕亭午而水氣收蚊蚋夏乘冬溫則集小乘有負暄之情鳧鴨避人人遠則亂微禽有遠害之喜登頓盡而層陰生欹傾交而高岸出通泉地近山水所歷有如此未幾至通泉驛驛樓枕衰柳之間未幾至通泉縣縣郭倚輕烟之裏此地去縣十五里有沈家坑一川綺麗壯觀難窮況山色悠然江光無限可傷者我之

哀時有愧尼父我之去國何異仲宣既無往不飄蓬宜所歷有嗟嘆也

過郭代公故宅

豪俊初未遇其跡或脫落代公通泉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衮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以上敘定其才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托群公見慚色王室無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以上敘其功我行得遺跡池館皆疏鑿二句故宅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高詠寶劍篇神交付冥漠四句追嘆

豪傑未遇大抵脫略代公亦然觀其起家不過通泉尉耳乃放膽自得何嘗以小官介意及登衮冕挺直氣磊磊落落舉動非常情可測者計代公一生其功名最著莫如誅太平公主一事當時代公誅太平公主在北天

二年乃公主擅寵始于中宗神龍而下我溯其始詶之由則代公實定策于神龍後也太平誅宮禁清玄宗得尊位而君臣之義明玄宗得親侍而父子之倫正睿宗付托之意亦以不負藉非代公定策如舉朝宰相當玄宗誅逆睿宗御朝時皆惴惴走伏外省又誰為總兵扈從衛中書省二十四日宜乎群臣有懼色也睿而王室如故不至削弱其功名迥出名臣上丹青繪像又何忍與今代公已往故宅尚在我臨池館想其風烈以為當年定策宮掖指揮不遺餘力者皆由其臨事能斷今日若有代公其人宮掖之亂如太平公主者不難立翦所出頭步涉橫耳定策之功不可復得寶劍之篇至今尚留惜乎當時之絲神交冥漠不能起異人于往日是可慨也○壯公二句似有慨于輔國良臣寶劍篇曾見知于武后

觀薛稷少保書壁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牓懸 以上出仰 書畫

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四句又晉

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填四句此畫

行歎壯觀郭薛俱才賢不知千載後誰復來通泉以感慨結

少保右風一派秋日遊京十里陜西作也豈特詩兼有書畫所惜者功名不終但傳書畫流落于梓州涪江徒見其書藏通泉書入崩懸耳書法有懸針垂露者少保筆法正合垂露之姿我仰看金牓不騫不崩亦只寫慧寺三大字乃寶愛之至玉刻畫蛟龍以擬之岌岌然尚懸不墜者入余崩懸者如此他書不盡見就此普慧寺屋壁所畫西方變相下發地上扶椽其中變相慘淡飛動歷年雖久丹青未漶畫藏青蓮界者如此惜乎書畫徒傳功名難問耳我來通泉既觀代公故宅又觀少保書畫何多壯觀蓋由當年少保與代公同遊太學俱號賢才故今日通泉郡有遺跡我來亦偶後之來者以不知何人流連嘆賞于此耶○少保右風獨眾陜郡纂出詩中有操紫無昔老采薇有遺歌二語公意少保當年處太平公主之變既不能如代公定策又不能過貴

擬貞遊謀以比撫綏老無致主中興之烈以此采薇人亡無乃心王室之忠故即借其古風以起興惜哉功名㸓孔子大是悲痛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提一真字作竹）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群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庚鄰（以上畫鶴所謂寫真也）高堂未傾覆幸得慰佳賓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兩何點屋壁）赤霄有真骨恥飲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以真鶴結）

世傳青田出鶴畫者雖得其貌其薛公畫鶴其數十一指得其真故畫久色盡出塵之姿蒼然如生此十一鶴或

態度各有意態磊磊落落皆如長人不獨形下之說傳神蓋由畧形與向志氣故十一鶴各有萬里之勢不以力與以神運其委虵之度彷彿自鳳為得其氣也今畫鳥在縣署屋壁辛而高堂未見得慰佳賓但恐脩濕下賤慘淡風雨搖壁一把畫難保矣夫畫鶴終嫌風雨若真骨自在其間脩飲啄泉真真遠舉夫豈人所能馴者以視十一鶴又何如哉（）少保于眚懷貞附太平既如而不能除又不能去有愧于鶴之磊落出塵矣少保誠超然遠引免于禍患則志氣遠果是即真鶴借乎能畫鶴不能自諧其身于真鶴若不免于汚池之飲者誠足惜也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亭異臨山水村烟對浦沙 應江水二句 狂歌過形勝得醉即為家 應異

江水東流客不能與俱東光濤鈴在手白日已[illegible]

與方安賞送別長安不同耶頼此野亭在東山則臨山
對江流則臨水遠望村煙起于沙上誠形勝之地
雖京華是我家既送宴賞將醉鄉而即我家也已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史多
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我憂以上登山
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携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怨哀中流妙
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三更
風起寒浪湧取樂歡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
客色不動以上泛江之飲請公臨深莫相違回船罷酒上馬歸人
生會合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用儆戒精

姚公爲今日陳太丘，有政聲矣。王公爲今日桓御史，亦佳客也。斯時登山而宴，可以銷憂，姚公之興，似猶未已。當此江清日落，携美人登綵舟，更爲泛江之飲，請觀未絕妙舞，復作歌舞之餘，遊魚出聽，想其低昂水面，一若有求于人者。俄而風起浪湧，船爲不前，是爲掀簸，向時賓客歡呼取樂者，今亦斂容而不敢動，然則諸公臨讌可不戒哉。回船罷酒，上馬遄歸，信乎會合無常，樂不可極。若使夜深忘返，霜露濕衣，諸公愼勿然也。

杜詩闡卷十四終